

奧維奇金特寫集



作家出版社

奧維奇金特寫集

奧維奇金 著

碧冰 強夷 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法：(252) 字數：154千

開本 $73.5'' \times 46'' \frac{1}{3}$ 印張插頁2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601—12000

定價(6)0.76元

本書出版說明

華倫丁·符拉其米羅維奇·奧維奇金是苏联著名的特寫作家，一九〇四年生在大岡羅格。一九二七年在“貧農報”上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薩維里耶夫”。此後繼續在大岡羅格和羅斯托夫各報發表作品。他作過農業公社主席，在頓河和庫班一帶做過黨的工作。從一九三四年起，他在這一帶當過地方報紙的特寫記者。

奧維奇金的第一個集子，“集體農莊短篇小說集”，於一九三五年由羅斯托夫的出版社出版；一九三八年，克拉斯諾達爾的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集”。

一九三九年，奧維奇金在“紅新地”雜誌上發表了一些作品：“斯杜卡吉的客人”、“普拉斯科薇亞·馬克西莫芙娜”、“盲司機”、“無祖無宗”等。

衛國戰爭時期，奧維奇金在前線：曾在克里米亞戰線當前線報紙的記者，在斯大林格勒戰線的一個狙擊師裏當宣傳員，也曾在第四烏克蘭戰線的一個軍的報紙裏工作過。

一九四四年奧維奇金在“十月”雜誌上發表了中篇小說“致前線的敬禮”。最近幾年來，他寫了劇本“小陽春”和“娜斯嘉·柯羅索娃”，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和特寫。奧維奇金對於集體農莊生活非常熟悉，他現在仍舊和集體農莊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奧維奇金的特寫，在苏联已引起讀者及批評界的廣泛注意，獲得高度的評價，被認為給苏联文学帶來了新的東西。同時，在苏联許多集体農莊裏，都討論過他的作品。

收集在本書裏的四篇特寫，都是他近年來的作品。內容不但涉及到農村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且提出了很多當前的重要問題，如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領導方法問題，機器拖拉機站的工作問題。特別是在最後一篇“親自動手”裏，深刻地說明了苏共中央九月全會關於大力提高農業的決議的執行情況。作者不是以經濟的計算或是政治的論述來說明這些問題的，而是通過對現實生活的生動描寫，通過對人物內心的深刻揭露，指出了這些問題的重大意義，完成了特寫作家——文學隊伍中的尖兵——的任務。

“區裏的日常生活”是根據一九五三年“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的奧維奇金的“中篇與短篇小說集”譯出，“在前方”是根據一九五三年國家農業書籍出版社出版的奧維奇金的“集体農莊生活特寫集”譯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根據一九五四年“星火”小叢書第一七——一八號譯出，“親自動手”是根據一九五四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農村生活特寫集“在急遽的高漲中”譯出的。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1955年8月

定價七角六分

目 次

區裏的日常生活.....	1
在前方	39
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71
親自動手.....	159

區裏的日常生活

接連下了三天三夜雨。三天來太陽只出現了兩三次，而且只有幾小時，不要說田野，連房頂也沒來得及晒乾，雨又下了。田野裏，有些低窪的地方，積滿了水，好像初春開凍時浸在雪水裏的草地。

全區最富的、先進的“蘇維埃政權”集體農莊的主席傑米揚·瓦西里耶維奇·奧漂金，胖胖的，大肚子，留着小鬍子，白髮剪得短短的，穿着潮濕的帆布雨衣，坐在區委第二書記的辦公室裏。他是騎馬來來的。他的馬又高又大，毛色棕黃，是一匹良種公馬。那馬沒有卸下馬鞍，站在區委院子裏的涼棚底下，一刻不安地搖晃著頭，嘶叫着，使勁想拉斷韁繩。奧漂金時時刻刻費力地轉動粗壯的脖子，回過頭去張望窗外的馬。

區委書記彼得·伊拉里昂諾維奇·馬爾登諾夫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皮靴走在柔軟的地氈上沒有一點聲音。

“不再向你要糧了，”馬爾登諾夫說。“你已經繳清。我不是爲了這件事找你來的。你是最老的主席，當家有經驗。請你提提意見，天氣這樣壞，地裏怎麼辦？還有三千公頃地沒有收割。應該怎樣好好兒推動一下？怎樣才可以使各農莊裏大夥兒不再嘲笑我們的記錄電話？……昨天我在‘伊里奇遺訓’集體農莊，看見農莊

主席桌子上有一架專用的記錄電話，老实說，看了真害臊。我們叫人家把所有的車輛全開出去，自己却步行到他們那裏，‘加吉克’^①陷在地裏走不動，只好向他們要了一輛牛車，好容易把我們送到村子裏。”

“那有什麼办法呀！地裏的泥都化了！……”

“這樣的天氣，不能用鐮刀嗎？啊？……”

“拉里昂奈奇^②，在泥塘裏收割，我可沒有經驗，”奧漂金笑了笑。“我們農莊裏總是乾燥的時候收割的……收割可以用鐮刀，可是收割完了以後怎麼辦呢？把穀子堆在泥潭裏。要是天氣老不好，就會爛掉。——馬勒要拉斷了，鬼東西！”奧漂金坐在軋軋作聲的椅子上轉過身去，對着窗口，把窗打開。“站住，卡里揚！瞧我揍你！”他看見區委的一個養馬員穿過院子。“尼基季奇！你有沒有籠頭？請你給牠套上一個籠頭，把馬勒卸下來。”

馬爾登諾夫走到窗口。

“哪兒買來的這樣漂亮的牲口？”

“在薩爾斯克大草原買來的。是布瓊尼種，從頓河種培養出來的。這馬很強壯，是一匹乘騎用的好馬。”

“閒得太久了。要常騎才好。”

“所以我在騎牠。昨天我騎了牠上國營橡膠農場去。我體重一百二十公斤。載重量剛好差不多。”

“傑米揚，你怎麼愈來愈胖，太不像話了！”馬爾登諾夫拍拍

① “加吉克”（газик）是一種老式汽車的牌子，是“國營高爾基汽車工廠”的縮寫。——譯者註。

② 拉里昂奈奇是伊拉里昂諾維奇的愛稱。——譯者註。

奧漂金的肚子。“已經胖得像富農了。”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道怎麼會胖起來的，拉里昂奈奇，”奧漂金攤攤手。“生活又不安定。農莊合併以來，簡直忙得要死。四千公頃地，八個生產隊。愈緊張愈胖。”

“喜歡吃嗎？”

“喜歡，胃口倒挺不錯……”

風把雨水吹到窗裏來，放在窗台上的幾本雜誌都被澆濕了。奧漂金把窗關上。馬爾登諾夫走開去，在辦公桌邊沿上坐下。

“不要又像去年那樣吧？”奧漂金用那聰明而有點倦意的黑眼睛瞟了馬爾登諾夫一下。

“怎麼——像去年那樣？”

“我們的鄰居只完成了百分之七十，又要我們加繳糧食了嗎？”

“繳糧嗎？那不會，這方面現在很嚴格……也許我們只以借糧的方式請你補助一下。你餘糧很多，人家還沒有把糧食打出來。你先替他們繳一下，將來償還你。”

“瞧，瞧！”奧漂金坐在椅子上扭動起來，椅子在他身子底下不勝負担地軋軋响着。“我早就說，又要想出什麼花樣來了。加也好，借也好，反正都一樣！戰後這些年來，旁的集體農莊已經向我們借了多少糧食了。幸虧我沒有遇到一個嚴格的檢查員。要不然，我早該爲了放債吃官司了……親愛的鄰居們已經欠了我們一千公担糧食。公糧是我們替他們代繳，種子也是我們替他們代留。可是他們呢，既不鑽研，也不想辦法！要是你問問他們這些農莊主席：‘弟兄們，什麼時候你們才良心發現，還我們呀？’——他們就笑着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再算賬吧。’依我看來，”奧漂金

氣鼓鼓地站起來，呼嚕呼嚕喘息着，在辦公室裏踱起步來，潮濕的脹鼓鼓的雨衣的前襟碰擊着椅子靠背。“依我看來，這種惡劣的依賴性要是不肅清，共產主義是會不會來的。共產主義是要大家來建設的！現在這樣可不行：一些人在建設，在勞動，另一些人却想駛在人家背上進天國！……”

“不忙不忙，別着急，傑米揚·瓦西里耶維奇，”馬爾登諾夫說。“也許我們不借也可以過去。”

“哪裏是什麼借啊！還是請你直截了當地說吧——捐獻！今年誰也沒有還給我們一公分糧食舊債。要是來跟你算賬，你就會對我們說：‘緩一緩吧，不要逼吧。他們餘糧很少。他們還得留一些結付勞動日，留一些種子。’”

他在馬爾登諾夫面前站住了——個子高大，身體肥胖，寬寬地撐開了兩隻粗壯的腿。

“彼得·拉里昂奈奇，你別以為我貪心不足。要是旁的集體農莊碰到不幸，譬如說，下冰雹或者鬧水災，那為什麼不幫助人家呢？我們一定全力相助。可是，如果他們的不幸，僅僅是生產隊長們，以農莊主席為首，大家都喜歡早晨躺在牀上，在溫柔鄉裏享清福，那就借也無濟於事了！……我不是為自己的農莊着急。我們是不會鬧窮的。即使再拿一千公担出來，我們也不會鬧窮。不過這樣不能解決問題。你用施捨和縱容的辦法永遠整頓不好集體農莊！……”

“我也是不主張用這樣的辦法來提高落後農莊的，”馬爾登諾夫回答說，他直看着奧漂金那對聰明的眼睛，這對眼睛在他當集體農莊主席的十五年中見識得多了。“這樣我們確實整頓不好集體農莊，也提不高區裏的工作……糧食是不要你加繳了。不會再

有什麼花樣。”

奧漂金將信將疑地搖搖頭。

“你執行第一書記的職務是暫時的，拉里昂奈奇。要是維克多·謝妙奈奇回來了呢？他就要說：‘哦，再擠一擠傑米揚·包加蒂①！’”

“我們來爭取一下，也把維克多·謝妙奈奇說服。擠一擠你和別的提前完成計劃的人，這是最容易不過的方法。”

“他休假期什麼時候完？”

“要是他不延長醫療的時間，那末星期六回來。”

“你瞧吧，他下車休息一兩小時，就要大張旗鼓地幹起來了！”

馬爾登諾夫沒有回答，向窗口走去，把話題轉到別方面。

“我們這裏一些集體農莊，工作還是組織得不好。雨下得不一湊巧，我們就束手無策。要是這樣的天氣再拖延兩三個星期，那可怎麼辦呢？必須多蓋十幾倍的烘穀房和打穀棚才好。爲了堆放穀糈，恐怕也得蓋些烘穀房。”

“這樣的棚房老鄉們管它叫‘里吉’，”奧漂金說。

“不是棚房。只要幾根柱子架一個草頂子就成。愈簡單愈好，而且愈多愈好！”

“要是不用牆，那更好，”奧漂金表示同意。“吹得到風，更容易乾……現在播種面積跟早先大不相同了，拉里昂奈奇。早先一戶只種五畝地。可是現在要蓋打穀棚給四五千公頃地用了！”

“所以我說，”馬爾登諾夫繼續說，“完全要用另外一種規模來設計了。我們交給每一個集體農莊的任務是蓋三個烘穀房。實際

① “包加蒂”是“富翁”的意思，是奧漂金的外號。——譯者註。

上却需要三十個、五十個才够！……一會兒旱災打擊我們，一會兒大雨打斷我們的收割工作，毀壞收割下來的莊稼。這到哪一天才完呢？……傑米揚·瓦西里耶維奇，我看你對於這些一點也不着急。你大概以為：只要天氣乾燥兩個星期，我就來得及收割了。哦，我看你不要太驕傲自滿。要是收割第一天就下雨，那怎麼辦？恐怕你也要求救了！就是十年來這麼一次，這樣的年成我們也是要預防的。”

奧漂金滿臉堆着笑容，安靜地听着馬爾登諾夫。

“我們是在預防這樣的年成，拉里昂奈奇。我們農莊裏派了十個人到基洛夫州去採辦木材，已經快三個月了。從那裏我們已經接到十五車皮木材。大概還要運這麼三四倍的木材。那末，修建發電站、俱樂部、打穀棚、烘穀房，都够了。”

“你們是都够了！……”

“我告訴你，拉里昂奈奇，”奧漂金頓了頓說，“為什麼我們農莊裏活兒幹得好，大夥兒幹得齊心。原因就是因為農莊富，結算勞動日的時候，有糧食和錢可以到手。在我們那兒，一個人最受不了的刑罰是農莊管理委員會判決停止他工作三四天。”

馬爾登諾夫笑起來。

“我明白了！至於農莊為什麼富呢？那是因為大夥兒幹得齊心。”

“是啊，”奧漂金笑了一笑，“這樣一來，工作就像一個輪子似的開動了……我們也經歷過不少困難……戰爭的時候，有一次‘革命浪潮’集體農莊主席米海·庫德里亞曉夫來看我，為了什麼事情，我記不起了。我請他到我家裏去吃飯。我家裏桌子上放着黑麵包。他說：‘你好不丟人！一個農莊主席，不會過日子！你不會

替自己安排安排嗎？’那有什麼丟人呢？那是戰爭時期，很艰苦。我們繳了一千五百公担超額糧食，獻給紅軍。這是我們自願繳的。我們決定熬一熬。拿土豆攪和在麵裏，將就將就，熬過去！去年夏天，我上‘革命浪潮’農莊他那兒去。庫德里亞曉夫他自己吃什麼麵包，我不知道，可是所有的莊員都吃黑麵包。種子也還要向人家商借。我們却和戰前一樣，吃白麵包不知吃了幾年了。所以我說：‘現在你好不丟人啊！那時候要是你不以特殊自居，吃了黑麵包，心裏一狠，克服困難就更有勁了！’……集體農莊的存在並不光是爲了我們這些主席，我是這樣瞭解的，並不是爲了我們享福。大夥兒都好了，我們也就好了……”

……奧漂金走了之後，馬爾登諾夫還對這個人想了好久。要是區裏所有的集體農莊主席都像他這樣，那就好了！你瞧，他的輪子已經開動，——因爲農莊富，所以大夥兒活兒幹得好。在有些農莊裏，“輪子”也開動，不過方向相反：勞動日的收入很少。原因是收成不好，莊員們活兒幹得不好。至於爲什麼活兒幹得不好呢？也就是因爲去年勞動日收入少，得到糧食不多。這樣一來，就變得不是輪子，而是迷魂陣了。這個迷魂陣無論如何必須衝破！誰能衝破它呢？就是那些尊重人民事業像尊重自己事業一樣的人……冬天馬爾登諾夫出席“蘇維埃政權”集體農莊的總結改選大會。當奧漂金重被推爲主席候選人的時候，有一個莊員在發言時稱他爲“誠心誠意的共產主義者”。

風把豆子大的雨點倒在窗子上。馬爾登諾夫在一天之中接見了許多人——區委各部部长，他們都各有各的問題，還有區農藝師、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農業科長。原來因爲天氣陰雨，所有黨的積極分子都在家裏。

“我們這兒有些不對頭吧，同志們，”馬爾登諾夫說。“收割的情況這樣嚴重，我們却都待在家裏。現在要大夥兒到各集體農莊去才對呀！”

“現在到那兒去有什麼事可做呢？”大家問他。

“把打好的穀子搶救出來也是好的。這樣讓它堆着在雨裏淋，是不行的。最好蓋一些烘穀房、打穀棚，把穀子運到那兒去，翻一翻。汽車不能走，就用牛車把晾乾的穀子運到穀倉裏去。”

他已經有一個決定考慮成熟：萬一天氣還是這樣壞下去，可以而且也必須把區裏所有一切活的和死的都動員起來。他吩咐秘書召集區委委員們在晚上開一個小規模的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

將近黃昏的時候，馬爾登諾夫已經要回家吃飯去，第一書記的妻子，瑪麗亞·謝爾格耶夫娜·包爾卓娃到辦公室裏來看他。她年輕貌美，但是已經發胖，闊闊的善良的臉上一點點小小的雀斑，一對活潑愉快的淡褐色的眼睛。她是區裏的蔬菜種子供應處主任。

前幾天，馬爾登諾夫在一個集體農莊裏聽說，他們那個農莊裏西瓜接連三年不熟，秋天採下來還是綠的，只好餵豬。他問是什麼種。原來種子是庫班來的。馬爾登諾夫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的開端，必須把它提到州委和農業部去。他請包爾卓娃寫一份材料，說明他們供應處裏的這些種子是从哪裏得來的，而且請她寫好之後帶了這份材料去看他。

“我寫好了，彼得·伊拉里昂奈奇^①，”包爾卓娃說，她拿一張寫滿了字的紙放在他面前。“我从發貨單裏找出來的。大概有點不

① 伊拉里昂奈奇也是伊拉里昂諾維奇的愛稱。——譯者註。

符合米丘林的方法。我們這裏有本地的好種子，但是給州裏的供應處運到別處去了，給我們送來的是別地方的種子。西瓜、甜瓜都是從庫班、克里米亞來的。西紅柿也是從庫班來的。”

“在那些地方，夏季要長一個半月光景，它們已經習慣於這樣的夏天，所以長得很慢，”馬爾登諾夫說。

當馬爾登諾夫閱讀材料的時候，瑪麗亞·謝爾格耶夫娜整理了一下橡皮雨衣的潮濕的前襟，在桌子旁邊的圈椅裏坐下來。

“我那口子，包爾卓夫同志，今天要回來了，”她說。

“怎麼今天？”馬爾登諾夫抬起頭來。“他的假期還沒完。”

“大概是待膩了。依照他的吩咐，凡是州報上有一些情況報道的，我都從這裏給他用航空寄去。”

“要是今天的話，他應該已經到了。”馬爾登諾夫看看枱鐘。
“火車已經開過了。”

“我也在想：不知道他究竟坐哪一班車來？也許夜裏一點鐘？那已經是明天了。他打來一個電報，說：‘我二十三日到，吻你。’”

“對啦，我這裏也送來了一些電報，還沒看呢。”馬爾登諾夫在桌子上的紙堆裏翻來翻去尋找。“瞧，有一個他發來的電報：‘我二十三日到’。就是沒有‘吻你’。”

瑪麗亞·謝爾格耶夫娜歎了口氣。

“你們又要通宵開會了嗎？區委會每次開會，你又要和他爭吵到天明了嗎？”

“他去过葉森都克溫泉之後不知道怎麼樣，”馬爾登諾夫回答說，“也許胃病不會再像早先那樣使他痛苦了吧。”

“我和他結婚的時候，他還沒有這個病。我早已瞭解他了。他並不是爲了病。你們兩人性格如此！鑷刀砍在石頭上……還是把

你們兩人分開調到不同的區裏去吧！”

“我已經聽到第三個人說：你還是請調別區吧，”馬爾登諾夫說。“你們要把我擠走嗎？”

“我沒說你還是請調別區啊。我是說：你們倆必須分開。不是他留在這裏，就是你……哦，請你告訴我，彼得·伊拉里昂奈奇，為什麼你和他搞不好？”

馬爾登諾夫微微笑了一笑。

“為什麼問我呢？你就近可以問問他。”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道理。”

“怎麼樣？一定是說：馬爾登諾夫是報人，寫東西粗製濫造，不過還是讓他去糟蹋紙張吧。黨的工作他一點也不瞭解。是這麼說的嗎？”

“是這麼說的……”

電話鈴响了。馬爾登諾夫拿起听筒，在電話裏談了好久。後來有人向他通報：從集體農莊裏來了五個人，他們來領取黨証，等候接見。包爾卓娃站起來。

“好吧，瑪麗亞·謝爾格耶夫娜，將來我們再談吧。這份材料留在我這兒，請你再給我送來一份關於本地種子和外地種子的收成情況的材料。”

“好，我給你送來……我要回家去張羅晚飯。說不定他今天還要回來。火車也許誤點了。”

馬爾登諾夫把黨証發給了那幾個年輕的共產黨員，向他們致了入黨的祝詞，跟他們談了一下各集體農莊的情況。青年們走了之後，他把辦公桌抽屜上了鎖，穿了衣服，才走到廊子底下，正有一輛汽車喧鬧着離開區委馳去，包爾卓夫跨着自信的一本正經

的步子走到台階上來。他是一個中等身材、身體矮壯的人，臉色不健康，有些發黃，穿着一件幾乎長到腳後跟的皮大衣。

“啊，你到底來了，”馬爾登諾夫站在廊子底下說。“我們以為你白天不會來了。你好啊！”

“向勞動者致敬！^①”包爾卓夫伸出手來。

“我們是在勞動。可是你為什麼破壞憲法，不充分享受休息權呢？”

“休息什麼呀！”包爾卓夫脫下帽子，抖了一抖，解開潮濕的大衣。

“上辦公室去一下嗎？”

“去一下吧。我家裏還沒去過……休息什麼呀！”包爾卓夫在衣架旁邊脫下套鞋和大衣，走到辦公桌旁邊，但是他不坐書記坐的圈椅，而坐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傻瓜才在這種時候去療養！你聽一聽無線電廣播：收割，繳糧，秋耕播種。‘真理報’已經在社論裏把我們這一省作為落後省提了三次了。”

馬爾登諾夫也不坐圈椅，他站在窗口。他的身材比矮壯的、剃光了頭的包爾卓夫高一些，皮膚晒得黝黑，藍眼睛，一頭黑髮又濃又長，好久沒剪，像圈環似的蔓延到脖子和鬢角上，身軀瘦長，不很堅實，有點駝背。他們倆的年齡相差七歲左右：馬爾登諾夫約莫三十五歲，包爾卓夫四十開外。

“你自己不好，”馬爾登諾夫說。“春天播種結束的時候去就好

① 這是見面時的問候語，和“你好！”“敬禮！”的意義相仿。為了和下面馬爾登諾夫說的“我們是在勞動”以及“休息權”等等的話相呼應，所以照原文直譯。——譯者註。